



12
3317
4



門口 12
3317
卷 4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宋儒真德秀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齊家之要 重如匹

○謹選立之道

詩關雎三百篇之首后妃之德也

漢匡衡曰。如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人君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

昭和十八年
五月二十六日
購求

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大明之二章曰。摯國名仲氏中女任摯國姓。自彼殷商。來嫁于

周。曰。嬪于京。太任由摯國而來。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

任有身。孕也。生此文王。四章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

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莘國所在太五章

曰。大邦有子。倪譬也天之妹。文禮也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

為梁。不顯其光。六章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太姒由莘國而來配

文王生武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有文王以興周室有莘女以繼

太任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和也伐大商。厚周家而生武王順天命而伐

商天實佑之非人能為也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子

宮。顯宗即位。以為貴人。前后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后

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

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立為皇后。愈自

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

大練裙。不加緣。帝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霧露為戒。

時楚獄連年。不斷坐繫者眾。后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

夜起。徬徨為思。所納。卒多降宥。肅宗即位。尊曰皇太后。

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防嘗侍顯宗疾參醫藥事帝曰黃

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

乎太后曰吾不欲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

也建初中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

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欲媚朕以要

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

之應又田蚡竇嬰二人皆武帝時外戚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

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

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

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

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

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

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

綠襦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

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

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

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復重請太后

報曰吾反覆思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

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武帝母也欲封王皇后武帝后

之兄丞相條侯周亞夫也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

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陰郭二氏皆光

武后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

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

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

言賞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

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

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顯宗年號時乃置織室。蠶於濯

龍宮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

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

臣按明德馬后之賢於人者有五。肅宗非其所生

而盡心撫育。忘己私也。憂皇嗣未廣。而薦達左右

如恐弗及。不妬忌也。帝每出遊幸。輒以風邪霧露

為戒。楚獄之寃。乘閒開陳。以致感悟。多所原有能

輔佐也。躬衣大練。崇節儉也。裁抑馬氏封爵。不私

外家也。有此五者。故為兩都賢后之最。推本言之。

又以知學問喜讀書之故。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性約素。喜觀書。雖容櫛不少廢。帝

與言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帝固要之。訖不

對。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卧內。帝

將引以輔政。后不可。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

親更據權於朝。漢之官上官氏霍可以爲戒。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爲。后疾亟。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爲惡。使爲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爲。豈宜以吾亂天下法。時房元齡小譴就第。后曰。元齡陛下布衣舊非大故不可棄。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論漢之馬后不

能簡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誠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及崩。帝以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耳。

初。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資

送。倍於永嘉公主。

高祖女也

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

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

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疎遠。乃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絹以賜徵。且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以上皆德選者

漢武帝衛后。字子夫。生微也。為平陽主謳者。平陽公主帝之姊也武帝過平陽。主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得幸。主因送入宮。後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元朔元年。生男。

據。遂立為皇后。後色衰。遭巫蠱事。自殺。

成帝趙后。本長安宮人。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過陽阿。主作樂。見飛燕。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上封婕妤父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書。以為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宗。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六
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書奏縛輔繫掖
庭秘獄。立婕妤爲皇后。寵少衰而弟昭儀絕幸。後以殘
滅繼嗣危宗。廟廢爲庶人自殺。

臣按二后一以謳者進。一以歌者進。始進不正其
能終乎。古今以色選者非一。姑錄二事爲方來之
鑑。他不悉紀云。又按漢之選后。色進之外。有以親
進者。孝惠張后。宣平侯敖女。敖尚帝姊魯元公主。
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后。欲使生子。
萬方終無子。遂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
殺其母。立爲太子。後呂氏滅。后廢處北宮。武帝陳

后。長公主嫖女。初武帝爲太子。長主有力。取長主
女爲妃。及帝卽位。擅寵驕貴。十餘年無子。後以媚
道覺廢。處長門宮。成帝許后。平恩侯嘉女。元帝悼
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
以配太子。帝卽位。立爲后。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
見。久之寵益衰。後以媚道祝詛。音詛廢處昭臺宮。三
后憑舊姻以進。本欲隆戚里之恩。而驕恣怙寵。祇
速禍敗。由其以親而不以德故也。後漢則桓帝梁
后亦然。梁氏自順烈后。順帝后至此凡二后矣。后順
烈女弟也。時太后秉政。梁冀顯朝。后獨得寵幸。藉

姊妹勢恣極奢靡。及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冀誅。追廢爲貴人。及晉之楊氏。兩爲帝后。其禍尤烈。見後外屬事中。親進之外。又有以妃嬪進者。文帝元年。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卽竇氏也。竇生景帝。古者天子諸侯皆娶大國。其國以娣姪從。正妃死。次妃攝行內事。而無有嗣升后夫人之位者。故齊桓公葵邱之盟。毋以妾爲妻。魯公子荆之母嬖哀公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司宗。立夫人。國之

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

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之世。犯葵邱之盟者多矣。獨宗人釁夏能守其禮。自漢文以後。人主惟意所向。不復議矣。若魏文帝將立郭貴嬪爲后。而中郎棧潛爭之。唐明皇將立武惠妃爲后。而御史潘好禮爭之。千百年之間。能守此禮者。又獨二臣爲然。餘則惟主意所欲。且習以爲常。無復議之者。嗚呼。禮之失久矣。誠欲重帝王之匹。正風化之本。其可苟乎。

○賴規警之益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

臣按古者后夫人入御於君。雞初鳴。太師奏雞鳴於陛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應門擊柝。告辟同也。宣王當興衰撥亂之際。早卧晏起。姜后所以規之。自是勤於政事。周以復興。內助之益。胡可少哉。

詩。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楚樊姬者。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卽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

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好。同輦載。婕妤好辭曰。觀

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適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崑邱。士馬罷耗。漕饟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為易亂之符。又言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醜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過。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畧如此。

帝善其言。優賜之。

○明嫡媵之辨

春秋傳。辛伯周大夫諗周公名黑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

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

詩。綠衣衛風。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也。妾主豈可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箠戚姬事乎。上說。語夫人。賜盎金。

○懲廢奪之失

詩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姜姓女以為后。又得

褒姒褒人所入之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

孽代宗孽支庶也。而王不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正月之章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歐陽脩曰。幽王亡。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乃言

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

興矣。

臣按國語。方褒姒之有寵於王也。大夫史伯曰。虢

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剽同也。

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困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

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是物

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屢弧箕服。實

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

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謂無夫自孕懼而棄之。

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王嬖之。使

至於為后。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

德而加之焉。毒之酋也。利也疾也者。其殺也滋速。申繒

西戎方疆。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

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異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考之史記。其後果如史伯言。王被殺而褒姒虜。周東遷于洛。不復振。

漢宣帝養掖庭號曾孫。與許廣漢同寺居。廣漢以女與曾孫。生元帝。曾孫立爲帝。時霍將軍光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立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后。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值許皇后當娠病。顯屬女醫淳于衍酖之。皇后既免身。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后。后崩。顯

恐事急。卽語光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奏上。署衍勿論。顯遂勸光納成君。果立爲皇后。上亦寵之。顯房立三歲。光薨。後一歲立許后男爲太子。顯怒。恚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卽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泄。顯遂與諸媚謀反。覺。后廢處昭臺宮。後徙雲林館。乃自殺。

臣按顯之敢爲此者。知光之可恃也。光不學無術。徒以重厚受知武帝。其始猶有敬忌之心。及孝宣既立。功益盛。權益尊。志操盡變。妻行逆謀。知而不

問。匿侍醫之罪。聽納女之謀。漢有良史。宜書曰。霍光弑皇后許氏。立女爲皇后。則當其罪矣。然光之爲此。本以昌熾其家。而不知赤族之禍。乃自是始。唐高宗皇后武氏。太宗時爲才人。帝晏駕。爲比邱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他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引納後宮。才人有權數。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進爲昭儀。寵幸旣隆。乃與后不協。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卽悲泣。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

令來濟言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厭勝。帝挾前憾。實其言。遂廢之。進昭儀爲皇后。王后并蕭良娣廢囚宮中。帝閒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二人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同心院。帝曰。朕有處置。武后知之。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人骨醉。數日死。誅其尸。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以巫祝解謝。卽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云。

臣按武氏之傾王后。可謂極天下之儉毒。自有載籍未之聞也。始太宗命無忌。遂良受顧命。曰。朕佳

兒佳婦悉以付卿。高宗懦弱庸惟色是殉。方其見才人於太宗之側。已有慾心。此念一萌。天地鬼神其知之矣。至是縱賊嬪害嫡后。政移房闈。鼎祚以移。禍淫之監。豈不昭灼哉。

齊家之要 嚴內治

○宮闈內外之分

禮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

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同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

臣按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臣按此嚴中外。杜請謁之法也。士大夫家猶然。况帝室乎。

○宮闈預政之戒

春秋傳。齊桓公葵邱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

漢高祖呂皇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惠帝立爲皇太后。惠帝崩。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欲立諸呂爲王。右丞相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

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噍血盟。諸君不在邪。今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陳平爲右丞相。封諸呂爲王。

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之。幽永巷中。廢殺之。立恒山王爲帝。更名宏。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

不得職。常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

陳平患諸呂。陸賈說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陳平從其計。交驩太尉。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八年。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太后病。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梁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平侯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相國呂產聞之。遣灌嬰將兵擊齊。嬰畱屯滎陽。使使諭齊王與連和。共誅諸呂。是時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曲周侯酈商子寄。素與祿善。

絳侯勃與丞相平謀。劫酈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勸歸將印。就藩封。呂祿信之。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呂產不知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勃已令衛尉守之。弗得入矣。又令朱虛侯以千餘卒入宮衛帝。遇產於宮門。擊殺之。分捕諸呂。男女無長幼皆斬。呂氏滅。乃使告齊王罷兵。

臣按呂后之初受遺也。高帝謂曹參可代蕭相國。陳平可助王陵安劉氏者。必勃可令爲太尉。后皆用之。如高帝言。是時未有邪心也。一旦臨朝稱制。

軍國大權既從己出。於是尊諸呂。抑劉氏。令祿產分據兵權。陰圖神器。非內有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強。呂氏將不可制。非祿產庸駑易給。肯去兩軍。雖內外有人。亦未易制。然則漢祚之不亡者。天也。使后以安劉全呂爲心。當惠帝之沒。迎立代邸。即文帝也。以嗣高帝之業。付託得人。坐享天下之養。功在宗社。慶流外家。雖百世可也。釋此不爲。而貪八年稱制之權。豔三國分王之寵。騎虎不下。逆志以萌。致使宗族殲夷。嬰孺莫保。昔之自私者。還以自禍。豈不哀哉。

孝元王皇后。成帝立。尊為皇太后。哀帝立。尊為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新都侯莽太后之姪為大司馬。與共徵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元孫。選最少者廣成侯子嬰。年二歲立為孺子。令莽踐阼。居攝。如周公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焉。

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享國六

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後漢皇后紀曰。自古雖主幼時艱。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苻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太后帝魏冉也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漢仍其繆。知患莫改。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竇鄧閻梁竇何是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羣臣無得

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臣按曹魏行事鮮可法者。獨此詔足以矯漢世之失。

唐武后盜威福施施無憚避。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帝將下詔遜位於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帝崩。中宗卽位。尊爲皇太后。稱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未幾廢帝爲廬陵王。自臨朝。立睿宗爲帝。實囚之。而諸武擅命。武承嗣僞設洛水石。號爲寶圖。太后乃郊上帝謝貺。自號聖

母神皇。宗室韓王元嘉等謀舉兵迎還中宗。不克。元嘉等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雖嬰祿亦投嶺南。太后知威柄在己。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號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立武氏七廟。其後宰相張柬之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二張。易之昌宗后所寵也請傳位。中宗於是復卽位。徙太后上陽宮。

臣按昔之論武氏者多矣。以臣觀之。后之爲人。絕類玉莽。莽初飾僞以釣名。后亦飾詐以徼寵。旣得志而後威虐行焉。莽之篡也。造符命。收人情。始而攝次而假。久之遂爲真矣。后倣而依之。無一不然。

至其才術權數則十倍於莽。故雖以無道行之而材能爲之用。怨叛不敢發。此又莽所不及也。吁。天生尤物以斲喪有唐之家國。會高宗懦庸。牝晨之鳴。得以潛移神器。化唐爲周。然考其僭位財二十年。而宗族屠翦殆無噍類。又曷若爲任爲嬖。不失聖后之名。而本支百世永享無疆之福哉。

○內臣忠謹之福

漢元帝時。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臣按漢藝文志。游有所著。急就篇行於世。方是時。石顯以中人。筦執樞機。肆爲姦慝。而游納忠裨益。可謂賢矣。顯雖叨權竊寵。卒不免竄流以死。千載之下。讀其傳者。猶唾詈之。而游於侍從之暇。優游翰墨。著爲小學之書。有補世用。身保寵祿。名垂方來。豈不美哉。

順帝時。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旣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臣按中臣之職。承侍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薦引人

才則非其職矣。良賀之對賢矣哉。

呂強少以宦官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帝知其忠而不能用。中常侍趙忠等。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臣按呂強雖內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起綱維。肅清宮省。而所事之主實皆昏庸。凡所開陳。一不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

之刑網。觀其慷慨就死。略無惴懼。可謂烈士丈夫矣。

唐劉貞亮性忠強。識義理。順宗立。淹痼弗能朝。王叔文等朋黨熾結。貞亮與中人劉琦薛文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即憲宗爲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

鄭絀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王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爲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

臣按貞亮之忠。不減呂強。至其排姦邪之黨。立英明之嗣。有功社稷。又非強所及矣。自昔人臣。凡與援立者。莫不以定策元勳。怙權徼寵。雖霍光之賢。

有不免焉。貞亮職居近密。又著勲勞。乃退然自處。委政廟堂。豈不賢哉。憲宗亦非少恩也。霍氏之誅。正由寵過而驕之。憲宗於貞亮無所假者。乃所以全之。君臣之道。兩得之矣。

馬存亮。元和時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揀尤精。伍無罷同士。都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元明入宮。昏夜爲變。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入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將率騎兵討賊。射韶及元明皆死。存亮於

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淮南監軍。

太和中。中尉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謀立漳王湊。上甚怒。守澄欲遣二百騎屠申錫家。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它相議其事。存亮更事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元。嚴遵美。三人而已。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過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仕。後徵爲兩軍中尉。遵

美曰。一軍尚不可爲。况兩軍乎。固辭不起。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臣按凡爲樞密使爲中尉者。鮮不以怙權寵致覆敗。獨遵美抗冥鴻之志。投簪紱。隱山林。以壽考終。非賢而能之乎。臣是以表而出之。

○內臣預政之禍

左傳。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地名孺。貂漏泄軍事爲齊亂張本。

臣按內臣預軍政自此始。其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功烈赫然而禍亂已伏。故聖人作易。以勿用取

女爲戒。

秦趙高者。生而隱官。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論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二世卽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爲法律。務益刻深。

漢宦官傳序。范曄撰。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

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王宮之戒。其來尚矣。漢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

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武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永平中。始置員。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八。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

閹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同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旨。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畱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

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者曹

嵩之養子也。騰之養子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和帝永元中。竇憲兄弟專權。帝以中常侍鄭眾不事豪

黨。遂與定議誅憲。鄭眾遷大長秋。帝策勲班賞。每辭多

受少。帝由是賢之。嘗與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臣按此東漢內臣預政之始也。鄭眾為人。雖賢於

其徒。然開端作俑。終為漢世大患。豈非孝和之罪

哉。

安帝崩。閻太后欲久專朝政。迎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

安帝子。已立為嗣。後為閻顯等譖廢。以廢黜悲號。未幾北鄉侯薨。中常侍

孫程等聚謀。迎濟陰王即位。收閻顯等誅之。封程等為

列侯。程食邑萬戶。是為十九侯。濟陰王立是為順帝。

順帝陽嘉二年夏。宣德亭地拆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

舉樸敦之士。使對策。李固對曰。中常侍聲勢振天下。子

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詔偽之徒

望風進舉。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則論事厭塞。升平可

致。上以李固對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宦官

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久乃得釋。出為洛

令。固棄官歸漢中。四年春。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

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帝不省。

桓帝時宦官定議誅梁冀。

事見外戚傳

詔賞誅冀之功。封單

超。徐璜。貝瑗。左悺。唐衡皆爲侯。謂之五侯。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言。移副三府。曰。梁冀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帝震

怒。逮雲下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皆死獄中。

有富賈張汎。賂遺中官。得顯位。用勢恣橫。南陽太守成瑨。收捕。遇赦。殺之。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亦於赦後。殺之。中常侍侯覽。譖于帝。下瓚瓚獄。論棄市。陳蕃疏曰。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文帝從而請之。武帝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陛下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瓚瓚竟死獄中。

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忿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信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怒。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辭連杜密。陳寔。范滂等。竇武疏救。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

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臣按桓帝以嬖近之譖。暴興大獄。舉天下善士。一網而空之。使非宦官自爲身謀。力請宜赦。則二百餘人者。皆爲東市之鬼矣。然則是非宥黨人。乃宥

宦官也。然猶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古大無道之
世所未有也。

靈帝時。以竇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傅。與武及司徒胡
廣參錄尚書事。己亥。解瀆亭侯宏至。卽皇帝位。初。竇太
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
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
勲。劉瑜等。皆列於朝廷。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
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
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詔事太后。太后信之。蕃
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

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引同志尚書令尹勲等。
共定計策。會日食。武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
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
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
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
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
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
后猶豫未忍。宦官反誣蕃。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
夜召所親。啗血共盟。謀誅蕃。武等。蕃武皆死。遷太后於
南宮。

臣按宦官之惡至是極矣。然蕃武欲盡戮之。毋乃已甚。太后以爲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也。使蕃等因管霸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其餘或逐之外服。或許之自新。重整權綱。勿使預政。則官省亦無事矣。不此之爲。而欲肆其屠翦。使逆孺得反其鋒而用之。豈天不祚漢乎。何蕃武之賢。而爲謀弗臧也。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又有八顧

八及八廚之目。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宦官疾惡之。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爲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以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圖危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

六學行義輯要 卷六
詣獄其母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有行義者。悉指爲黨人。轉相陷害。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

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爲內應。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上問計於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帝懼而從之。遂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皆列侯貴寵。帝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

所憚畏。及封諤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爲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自殺。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

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中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靈帝崩。皇子協立。何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未從。進用紹計。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時并州牧董卓亦在召中。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強忍志欲無厭。若借之朝命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進不從。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幸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詐以太后詔召進入。於是斬進。紹引兵捕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張讓等困迫。將帝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從者唯尚書郎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

臣按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眾等之有功。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橫。故安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甚。則爲害愈深。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竇武圖之而不勝。漢以益亂。袁紹圖之而勝。漢遂以亡。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魁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

曷若史游良賀之徒優游終始無所疵吝之爲得耶。

唐宦者傳序。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元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官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上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般般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監軍

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慄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疆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狠險無顧藉。又旦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元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復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三
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范祖禹曰。中人之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後寢于國政。其源一啟。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可不念哉。

高力士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徼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樂。帝謂力士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聞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

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會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卽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勢。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爲救。故生平無顯顯大過。

臣按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勳討安南蠻始。遂爲後世無窮之患。

李輔國以閹奴爲閑廐小兒。肅宗爲太子。得侍東宮。陳元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卽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八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事。輔國能隨事齷齷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妄言於帝。因劫遷上皇於西內。張皇后疾其顛權。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

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后更召越王充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卽伏兵捕二王囚之。弒后於它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決。帝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又詔進封博陸郡王。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旣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除右臂。告秦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

臣按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代宗誅之而不顯其僇。亦不能無憾。夫以一閹尹之流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不亦醜哉。明皇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鬱。殂謝乃出。出中人之手。爲明皇者。固可戒矣。

程元振以宦人直內侍省。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廣德初。吐蕃黨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寇便橋。帝蒼黃出居陝。京師陷。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

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於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幸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衣婦

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榛州。行至江陵。死。臣按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輔國。以攄二帝之憤。逐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眡肅宗之姑息。蓋少瘡焉。

魚朝恩者。給事黃門。知內侍省事。肅宗命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范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齊師。齊之辱也。夫諸侯之師。使闔人殿之。猶以爲辱。况天子

之師而使宦者爲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宮。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媚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慚。乃勸帝徙洛陽。欲遠夷狄。爲近臣所折。乃止。神策都虞侯劉希暹。魁健能騎射。爲朝恩昵信。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產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號入地牢。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散騎常侍崔昭判京兆。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自是朝恩隱謀奧語。悉爲帝知。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謀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後因寒食宴禁中。縊殺之。還尸其家。

臣按朝恩之跋扈亦代宗獎成之也。既而圖之布置張設如待敵國。僅能勝之。此可以爲戒。不可以爲法也。

憲宗時吐突承瓘爲神策左軍中尉。王承宗反。以承瓘爲行營招討處置等使以討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旣不置行營節度使。卽承瓘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卽承瓘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

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上不聽。後果無功還。給事中段平仲等乞斬之。上罷承瓘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憲宗末年吐突承瓘謀立澧王憚爲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瓘謀尚未息。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正月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中常侍陳宏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共立太子。是爲穆宗殺承瓘。

臣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自此始。憲宗英主也。不知春秋書闡殺吳子餘祭之義。而昵近刑人以殞

其身其失一。又不知顧命呂伋等逆子釗之事。而使嗣子之立。出宦者之手。其失二。以是觀之。人主其可以不學哉。

敬宗卽位。遊戲無度。喜擊毬。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劉克明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中尉魏從簡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追討賊黨。盡斬之。江王立。是爲文宗。

臣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於是再見矣。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太和中。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良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

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裴休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胡寅曰。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二公累朝舊德。因蕡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責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是。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其所繫豈小哉。蕡所陳。但欲

復之於門戶埽除。非有草薶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在左右。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以倚事。謀誅宦官。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侯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奏之。上大怒。遣中使召宰相至延英。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於禁中鞫之。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左常侍崔元亮等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牛僧孺亦言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請貶宋申錫開州司馬。

上疾少閒。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僖宗之爲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卽位。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

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白。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中和中。車駕至成都。專與宦官同處議事。待外臣殊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驀頤津。聞者氣塞不敢言。

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卽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等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養子李順節。旣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或告復恭與假子守信謀反。上命李順節等將兵攻其第。不能克。復恭挈其族走興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後爲華州韓史兵所獲。獻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云。吾於荆榛中立壽王。卽昭宗也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昭宗素疾宦官。宋道弼。景務脩。專橫。日與同平章事。崔

允謀去宦官。平章事王搏明達有度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宦官之弊。未可猝除。願勿輕洩。致速姦變。允譖搏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賜道弼務脩死。允欲盡誅宦官。宦官懼。中尉劉季述。主仲先等。帥禁軍千人。扶上與后同輦。適少陽院。鑰其門。鎔鐵錮之。穴牆以通飲食。季述矯詔。令太子嗣位。允致書朱全忠。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統兵誅季述等。迎上復位。允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必盡除之。韓全誨等大懼。乃與李繼誨等相結。勒兵劫上幸鳳翔。允泣訴於全忠。全忠舉兵至鳳翔。擊之。李茂貞與全忠連和。迎扈還宮。收全誨等二十餘人。斬之。鳳翔所誅宦官七十二人。全忠又密令收捕致仕者。誅九十人。及還長安。全忠與允同對。允奏國初宦官不典兵預政。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歸省寺。上從之。全忠以兵驅宦官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止畱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

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閒復有性識儂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

慳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爲驕橫。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閭闔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雖使之專權。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歐陽脩曰。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以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

人主心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忠臣碩士列於朝廷。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使姦豪得借以爲資。

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世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勢使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不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故曰深於女禍者。此也可不戒哉。

齊家之要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

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安國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臣按賈誼之書有曰。誓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眾望也。是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

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

無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

潘公子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

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

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

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

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

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襄

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齊人將立孝公

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

敗齊師於廩。立孝公而還。

臣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正天下。而身歿未幾。五公子爭立。國內大亂。垂二十年。以不蚤定適嗣。故也。其所以不蚤定者。溺愛於少子故也。蓋桓公君臣。知以富國彊兵爲急。而不知脩身齊家之本。故其禍卒兆於此。可不戒諸。

魏武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韓懿侯與趙成侯并兵以伐魏。乘其國內亂而爭伐之戰於濁澤。魏氏大敗。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

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悅。以其步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一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臣按適嗣不蚤立。敵國之資也。故書之以爲戒云。漢文帝時有司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音慙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太子立是爲景帝

臣按文帝以謙力辭。有司以誼固請。然後屈而從之。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或曰。國本之宜蚤建。固也。然在位久而繼嗣未生。如之何。曰。本朝則有故事矣。仁宗皇帝。春秋四十有四。聖嗣未立。張述以太常博士。請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其後范鎮以諫官言之。趙抃以御史言之。司馬光以并州通判亦言之。自是文彥博。歐陽脩。王堯臣。吳奎。諸臣莫不言者。

迄賴韓琦而後定。太山磐石之基於是乎壯。此我祖宗公天下之心。三代以來所未有也。臣伏見高宗皇帝建炎三年。元懿太子薨。布衣李時雨乞於皇族中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是時高宗年甫二十有三耳。不以太蚤爲忤也。迨紹興元年。張浚言之。婁寅亮又言之。上讀寅亮之章。於是大悟。越五年。孝宗皇帝有建國之封。是高宗以二十五而定議。二十九而錫命。其爲宗社計。尤蚤於仁祖也。

○諭教之法宜豫

文王世子。禮記篇名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

詐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周公長子魯公也。所以善成王也。是

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

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泄詐。詐階人君之位。以

為世子。則無為也。言既為王。又不可用世子之禮。是故抗世子法於伯

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學於成王側。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

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

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

不慎也。行一物。物猶事也。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

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

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

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

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

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

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

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

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臣按天子之世子。將為君者也。而乃與公侯卿大

夫士之子。以齒為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

長長故也。身為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為

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效者哉。秦漢以來。禮樂
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胄之禮。世子生而狃於
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者。此治之所以不
古若與。

保傅篇。漢賈誼作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
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
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
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
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
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

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
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
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三孤皆上大夫也。曰少
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
少。因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
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
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
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
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
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

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恐其懈惰，故以所嗜好而

誘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同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

妃色，則入於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

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

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

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樂誦箴諫。大夫進

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習聞規誨與智俱長，諫之雖切亦能

受之而不愧恨。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教化與心俱成，所為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三

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

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

車上鈴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

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玉繅曰：血氣之類，弗

踐身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

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

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

宦者傅胡亥，始皇少子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

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

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豈惟胡亥之

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

吏，視已成事。觀前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

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有雖死而不能相爲者。則教習然也。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及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

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按古人之教太子其嚴如此。可以爲萬世法矣。漢武帝爲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端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晉元帝立子紹爲太子。是爲明帝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

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臣按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

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豈可以教儲貳者耶。庾亮

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焉。

陳宣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為詹事。令管

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

潘岳陸機皆前世文士而無園綺之實。謂四皓中園公綺里季也輔弼儲宮。竊

有所難。太子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章之

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

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卒以總為詹事。頃之。總與太子

為長夜之飲。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

臣按孔奐之言。可謂忠矣。叔寶資雖闇劣。使得端

良忠信之士。輔而翼之。未必無補。乃如叔寶之請

竟用江總。其後即位。以總等為狎客。酣營音永流連。

竟以亡國。蓋文士多浮華而少實。以之居輔導之

職。其有損無益也宜哉。

唐憲宗時。右拾遺元稹勸上擇脩正之士。使輔導諸子。

以為太宗自藩王。與文學清脩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

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曠廢

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其友諭贊議之徒。

尤為冗散之甚。縉紳皆恥由之。就使得僻儒老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匹士愛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嘉納其言。

臣按元稹請為太子諸王簡僚屬。憲宗雖頗嘉納。然其後立遂王為儲貳。未聞妙選賢俊。以充輔導之職也。嗣立未幾。游畋聲色。卒隳元和已成之業。惜哉。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嫡庶之分宜辨

左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桓王太子而立王子克。莊王弟子

辛伯。周大夫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

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

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難也。

臣按莊王嫡也。子儀庶也。桓王屬子儀於周公。是有私之之心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子儀。是成桓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宜

周公之及難也

漢元帝時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

儀之寵過於皇后定陶王之寵過於太子丞相匡衡上疏曰聖王必慎妃后

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

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禮屬陰禮得則陰氣順故曰理陰氣其尊適而卑

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

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

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

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

然不以私恩害公義

三國吳大帝立子和為太子魯王霸和母弟也吳主權

愛之與和無異太子魯王同宮禮秩如一陸遜諫不聽

顧譚上疏曰國家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

差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臣非有所偏

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譖之吳王徒

交州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

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

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

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

遂有廢和立亮之意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

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卒廢和爲庶人。徙故鄣。賜霸死。立子亮爲太子。

臣按吳主不監匹嫡之戒。旣立太子。又寵魯王。禮秩如一。陸遜顧譚力諫不聽。卒以基禍。至於兩廢。可不戒與。

唐太宗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爲太子。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久不出見官屬。右庶子張元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不

聽。

魏王泰上拓地志。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輳。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亦幾於敗。今魏王新出閣。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全安。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

太宗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侍太子。庶絕天下之疑。以徵爲太子太師。徵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亡國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定。我今賴公。卽其義也。徵乃受詔。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夸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求聲譽。潛爲朋黨。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謀殺魏王泰。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行大事。豈比齊王乎。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詔廢承乾爲庶人。幽於右領軍府。魏王泰自入侍奉。上面許立爲皇太子。長孫無忌力諫。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毋憂乎。治憂形於色。上怪問之。治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授晉王治。無忌請上所欲。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
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秦亦
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立者。卿輩明言
之。衆皆謹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說。遂立晉王。治爲
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秦。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
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皆棄之。永爲後法。

臣按太宗不世出之主也。方褚遂良進太子諸王
宜有定分之說。帝固是之矣。使因此正嫡庶。立等
差。約敕魏王。峻其交通賓客之禁。則太子之志安
而不軌之謀塞矣。不是之思。而使承乾日以疑忌。

秦日以窺覷。原其本。皆由溺於私愛。不能自克。故
也。然承乾雖廢。秦亦不立。著爲定法。而兩棄之。於
失之中。猶有得焉。雖然。與其有得於終。孰若無失
於初。故人君正家之道。不可不謹也。

○廢奪之失宜監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廢申后。
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申侯
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
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宜
臼。幽王子是爲平王。

臣按幽王廢正后易太子其禍至於如此故錄以爲本篇之首云。

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地名○會于首止謀寧周也

杜預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

胡安國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臣按晉獻公用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蓋將私其子也。及公薨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姬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徒以滋晉之亂蓋易五君二十餘年而後定然則國本其可輕搖哉。

漢高祖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如意類己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御史大夫周昌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於東廂聽既罷見昌謝曰微君太子幾廢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

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誠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使人奉太子書。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各言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

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程頤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蔽也。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其言之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不從彼而從此者。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胡寅曰。張良招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良爲子結黨以拒父。是蓋未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美也。

隋文帝太子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畱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自是恩寵始衰。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大臣用事者。廣傾心與交。無不稱其仁孝。廣爲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

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鳩毒遇於杯勺。后忿然。自是決欲廢勇立廣矣。廣問計於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閒。誠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惟楊素耳。素所與謀者。惟其弟約。乃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與約通好。喻以廣意。約因以白素。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以揣后意。后曰。公言是也。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使素贊上。詔廢勇爲庶人。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李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

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向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洪基。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惟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上不悅。立晉王廣爲皇太子。

臣按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之天資。中人耳。使帝

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爲令德。而廣則大賊也。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爲奪嫡之計。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彌工。傾擠者彌巧。觀廣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述之輸貨於楊約。以通於楊素者。其安排布置。一如戰國縱橫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所謂善美者。出於諸人開闔之口也。帝至是不能自辨。一廢一立。祇爲楊素等鬻賣之地。平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耶。

唐元宗時。武惠妃譖太子瑛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

害妾母子。惠妃子壽王瑁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

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晉獻公信驪

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

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

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

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九齡

既貶。又有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琔異謀者。上召宰相

問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

決。太子死。林甫勸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璿長。且仁孝恭

謹又好學。乃立璵爲太子。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於仇讐。置相可不慎哉。

德宗卽位。立宣王誦爲皇太子。郾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公主不謹。詹事李昇等出入主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曰。卿不愛家族乎。

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爲相不力。諫將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上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上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願陛下從容究

其端緒而思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百代所當戒。豈可法乎。且陛下昔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蠶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

下語。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吾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閒一日。

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

臣按自古輕廢儲貳。未有不由宰相之非人者。故里克成謀。申生縊。楊素懷姦。子勇囚。林甫趨利。瑛琚戮。而子瑛之得未遽廢者。以九齡舒王之不得奪嫡者。以李泌然則爲國者。其可無忠賢之相哉。齊家之要。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

之家於長安。絳侯

周勃

灌將軍

嬰

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

縣。

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

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

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臣按竇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驟居富貴。鮮有不驕且侈者。大臣如絳灌者。乃爲擇師傅。使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二人卒爲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封廣國等爲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封也。文帝之不私后戚如此。豈不足爲後世法哉。

元帝即位。史丹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帝疾。不親政事。好音樂。或置鼗殿下。天子自臨軒楹上。墮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鼗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音者高於匡衡元帝相。可相國也。上默然而笑。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皇太子希得進見。上意忽忽不平。

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景帝廢太子榮為臨江王立膠東王

為太子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卧內。

頓首伏青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

嫡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

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

以示羣臣。上意大感。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善

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太子由是遂為嗣矣。丹為人足知

愷悌愛人。貌若儻蕩。謂疎放也。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尤得於

上。

傅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
哀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喜
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賜黃金百斤上將
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
上書言喜行義脩潔忠誠愛國一旦遣歸眾庶失望乃
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
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帝以定陶王子入繼成帝後傅太
后不得稱帝太后今傅
后者定陶王母也故事稱定陶太
太后欲稱之非禮也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
執正議言不當稱
帝太后也傅太后大怒先免師丹以動喜喜終
不順太后欲免喜侯上不聽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

氏官爵歸故郡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議論忠直
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
斥逐就國傅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其還
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後遣就國以壽終

班固贊曰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
輔道副主掩惡揚善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
焉及其厯房闈入卧内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
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
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彫之賞

臣按二人皆賢戚也而傅喜所立尤難蓋喜於太

后爲近屬常人之情孰不私其親者。而太后欲與政事則爭之。欲稱尊號則又爭之。寧獲怒太后被斥逐之譴。不肯違公議。取阿附之譏。其後王氏得權。追治前事。丁傅之家。皆罹患害。惟喜獨全。且受褒賞。豈非守正之福哉。

樊弘。世祖光武之舅。世祖卽位。拜光祿大夫。封壽張侯。弘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以病困車

駕臨視。問所欲言。弘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傷其言。不許。及卒。遺令薄葬。帝善其令。以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後。欲以爲式。賜錢千萬。布萬疋。諡爲恭侯。帝悼弘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

陰興。光武光烈皇后母弟也。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爲盈溢。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時未爲后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

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帝欲以興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及卒。顯宗卽位。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爲鮦陽侯。慶弟博爲強隱侯。博弟員丹並爲郎。慶

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黃門侍郎。

唐穆宗疾。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

憲宗正后汾陽王之孫

朝稱制。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覆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終於吾兄。

○外家驕溢之禍

漢宣帝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皇后擇元城王政君送

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生子名曰驚字
大孫元帝立爲皇太子帝崩太子卽皇帝位是爲成帝以元
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今宰
相職

臣按此王氏用事之始也

建始中成帝封諸舅爲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
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
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
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嘗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
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臣按是時王氏寢盛而權未專故楊興等猶能言
之

上委政王鳳又同日封諸舅譚商立根逢時等五人爲
侯世謂之五侯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
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
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
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
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
王氏權

臣按王氏權位至此益盛雖劉向言之天子亦知

之而終不能翦其權。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陰之始凝，猶可爲也。至於堅冰，則不可爲矣。

大將軍鳳用事。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甚說之。欲以爲中常侍，詔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

臣按：一中常侍之拜，天子不得專。於是祿去王室矣。

杜欽見鳳專政，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

魏冉之威，放武安田蚡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鳳不聽。

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遇，共王甚厚，畱之京師。鳳心不便，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許之。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問事，章對曰：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顛政者也。今大將軍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遣之國，使

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隨鳳委曲。爲鳳所罷。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天子感寤。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

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誠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信都王舅瑯琊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太后聞之。爲垂涕不食。上乃優詔報鳳。彊起之。上使尚書劾奏章私薦野王。意欲阿附。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竟死獄中。

臣按成帝本導章使言。乃使尚書劾章。是誘而陷之於罪也。何其不忍於弄權之臣。而忍於忠言之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士耶。

王氏愈盛。劉向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筭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遊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

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卑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宜發明詔。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

嗣憂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王鳳疾。天子臨問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救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臣按劉向有言。成帝未能退鳳。猶有可諉。幸而自斃矣。收還威柄。考論輔相。此一機也。乃復用其所薦者。付以政事。是國家大柄。無時可收。漢業終移於王氏也。

初。太后兄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鳳且死。以莽託太后及帝。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相推薦。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臣按此新莽飾詐盜名之始也。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上不納。

臣按王章坐言王氏以死之後。前惟劉向以宗室

遺老盡言。後惟梅福以一尉盡言。而成帝皆不能用也。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天子師。國家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陛下宜脩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由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

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殿，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出。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輯之以旌直臣。

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山崩川竭，星孛又入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大司馬王根病免，根薦莽自代。莽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成帝崩，哀帝卽位，莽罷就第。哀帝建平二年，莽就國。哀帝崩，太皇太后卽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

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爲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帝無嗣。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卽位。年九歲。

臣按何武公孫祿之言忠言也。使太后聽而用之。選外臣以當大司馬之任。而迎宗室之賢且長者以繼哀帝之後。則一舉而劉氏安矣。后乃私其所親。付莽以政。迎立幼君。莽於是顓秉國柄。百官總

己以聽之。越一年封安漢公。二年以女配帝。四年加號宰衡。五年策命以九錫。明年而居攝。又爲假皇帝。又明年而卽真矣。及是劉向梅福之言亡一弗驗者。漢四百年之統緒。於是中絕。原其始。由成帝假諸舅以權。而元后私外家以政。長其羽翼。成篡盜之謀。然居位幾何。天怨人畔。義兵四起。僂死漸臺。肢體殊分。宗族翦滅。後之人主觀此。當以漢成爲戒。而居戚里者。亦以莽爲戒。則臣主俱全之道也。

漢章帝納竇勲女爲貴人。有寵立爲皇后。后兄憲爲侍

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並侍官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伏見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讓樂善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諛險趣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願陛下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臣按是時竇氏之勢未大盛也而第五倫已爲章帝言之忠臣之心防微杜漸每每如此

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畏不敢計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異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司馬光曰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

憲何異指鹿爲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

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太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陽光在官貪殘，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讓弘，收弘印綬，弘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眇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

視弘病，比至已薨。

帝崩，太子卽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臣按崔駰所謂四人者，景帝王皇后也。

王后生宣武帝

帝許皇后。王皇后也。哀帝母丁姬也。然嘗考之。田

蚡之驕橫蓋僅而獲免。蚡者王后之異母兄而丁氏之禍亦

見於身後。王莽時掘丁姬塚其獲全而無患者平恩。許后父廣

漢也印成。王后父封印成侯二家而已。然則居戚里蒙上恩

者可不兢兢以自保乎。

南單于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殤王

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官

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

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韓稜以為賊在

京師。不宜舍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責稜。稜固

執其議。何敞說宋由請獨奏案之。敞推舉具得事實。太

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求擊匈奴以自贖。三公九卿

詣朝堂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

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不敢

復署議。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固爭。前後且十上。

曰。羣僚百姓皆言不可。陛下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

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

臣按竇太后以私一弟之故。橫興師旅。以挑遠夷。

徒欲憲之有功。以贖罪。而不知適以重其罪也。

竇憲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北單于於嵯落山。以竇憲

爲大將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
彊奪人財貨。彊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讐。又擅發緣
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之。寢不
報。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
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
奏令典幹國事。憲謙退固辭。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
年無幾。卒然中改。兄弟專朝。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
自快。議者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
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
襄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
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
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令太后損文母之號。陛
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時濟南王
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

臣按何敞之言。非獨忠於漢室。是亦忠於竇氏也。
憲乃祖公孫弘。去汲黯之故。智出之以相諸王之
貴驕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竇憲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竇憲旣立大
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
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

民共爲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邊恢。刺舉無所迴避。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袁安以天子孤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臣按竇氏之勢至此益橫。使無袁安。任隗少折其姦萌。則憲之包藏未可知也。然安隗能折之而不能去之。則以三公之權素輕故耳。光武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臣按竇氏手握大權。又布悍士。刺客於都城。以脅異己者。其志果何爲也。臣故曰。其包藏未可知也。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鄧疊。鄧磊。郭舉。郭璜。共相交結。出入禁中。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而內外朝臣。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鄭衆。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等。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張酺。上疏言。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未嘗犯法。乃得獨全。

臣按養竇氏之惡。不制於其微者。章帝也。不治其擅殺人之罪。而使立功自贖。功成而益驕橫者。竇后也。及其逆節既萌。不獲已而誅之。勒兵屯衛。如防大敵。僅而克之。豈不危哉。况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憲雖就僇。而閹寺之權。遂由此起。其禍有甚於外戚者。故臣以爲此章帝與竇后之罪也。

順帝皇后梁氏。后父梁商。加位特進。拜執金吾。商子冀。爲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

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從之。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顛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臣按梁氏貴盛未及期年。不過榮顯兼加。而左雄

諫止其封。李固又乞抑止其寵。忠臣之心。慮於未形。大抵如此。

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逸游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法。梁商薨。以冀爲大將軍。冀弟不疑爲河南尹。

司馬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較於成帝闇益甚焉。

帝遣侍中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等。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

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震悚。時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冀恨張綱。思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閒。二千石不能制。冀以綱為廣陵太守。以書喻嬰。面縛歸降。

順帝崩。太子卽皇帝位。

是為沖帝

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臨朝。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

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掃凶黨。以塞痛怨。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梁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臣按皇甫規舟楫之喻。可謂忠矣。使冀能諮諏善

道維新令圖以濟國家於險則同舟之人安操楫
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忿其忠言欲寘之死所謂
安危利蓄而樂其所以亡也

冲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
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李固謂大
將軍冀曰今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願將
軍詳審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
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卽皇帝位是爲質帝年八
歲

質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
聞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召李
固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
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
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及
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
宜立爲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
爲禮宦官由此疾之初平原王翼卒子蠡吾侯志嗣梁
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
衆論不從曹騰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
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

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而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激怒太后。先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卽皇帝位。是爲桓帝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臣按梁冀利冲帝之幼弱而立之。旣又惡其聰慧而弑之。及其立主。則舍清河而取蠡吾。人君廢置一出其手。雖有一李固。其如之何哉。

桓帝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爲潁陽侯。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爲務。陛下自藩臣卽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官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書奏不省。

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喬以災異策免。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卽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宗社。帝怨之。會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謀立清河王蒜。事覺伏誅。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交通。收固。喬皆死獄中。

太后梁氏崩。增封冀萬戶。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壽善

爲妖態。冀甚寵憚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橫略婦女。毆繫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卽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冀不納。穆又極諫。冀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臣按冀有如是故吏。苟能聽言改過。縱未得爲善人。或可免於喪元覆族。而迷不自悟。可謂下愚不

移也。

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賞賜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臣按自昔權臣用事。必有佞諛之士。張大其功德。以惑人主。欺天下。故在王莽時。則有如孔光者。以周公比莽。莽緣此以居攝而篡勢成。梁冀之凶悞。

是亦一莽也。則有如胡廣者。以周公比冀。是將復導以居攝篡奪之事也。賴黃瓊獨持正議。少殺其禮。然合鄧侯高密博陸三功臣之寵。以加之。亦可謂過矣。冀曾不自揆。而猶以爲薄。是必欲如周公而後已。何其愚也。

延熹中。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臣按冀嘗弑君矣。而帝不怒。又嘗殺大臣矣。帝亦不怒。迨陳授死。而怒者。授因黃門而陳日食之變。

是必與中常侍素善者也。授之死。中常侍必有爲之言者與。然則帝非爲陳授而怒。直爲黃門而怒耳。臣嘗謂桓靈非天下之君。黃門之君也。此亦其一端云。

冀暴虐日甚。京兆尹陳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而死。梁皇后恃姊兄蔭勢。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妒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寢衰。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

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官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賤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請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爲荊州刺史。辭冀。冀鳩之。出死車上。

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密遣掩捕。求得著。笞殺之。

涿郡崔琦。以文章爲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元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

臣按人臣之罪莫大於弑君。冀既嘗犯之矣。則其擅殺士大夫。特細故末節耳。而臣於邊恢之死。陳龜之死。吳樹之死。袁著。崔琦之死。不之略者。於以見光武明章崇獎節誼。成一代之風俗。雖權臣殺生在手。士大夫未嘗畏懼。昌言勁論。直指其惡。死者相屬於前。來者復奮於後。漢祚雖微。姦臣猶有所顧忌而不敢動。其此之故與。

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因獨呼小黃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等。以上皆與冀不合者入室

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但恐陛下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使中黃門張暉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暉。帝詔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具瑗將虎賁羽林軍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

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免為庶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千餘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世謂之五侯。

臣按桓帝昏庸之主也。然能不以梁冀之援立為私恩。而勇於除天下之大賊。惜其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冀雖誅。而五侯復橫。卒以趣漢於亡。惜哉。

晉武帝皇后楊氏。后疾篤。恐帝以胡貴嬪胡奮女。有寵於帝。為后。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

帝許之。尋立為后。后叔父珧音姚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碧音略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

臣按楊珧知一門二后之未有能全其宗。蓋亦戒懼脩省以求自免。而乃預權用事。交通請謁。致有三楊之目。他日之禍。是自取之也。尚何尤焉。

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永熙元年惠帝年號春三月。武帝

疾篤未有顧命。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駿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是為惠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賈充女

臣按楊駿獨受顧命。而以私意改易。要近植其所私。楊氏之禍。始乎此矣。

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官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

臣按太極。天子之路寢。非人臣所得居。虎賁。天子爪牙。非人臣所自衛。駿至是不容誅矣。

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

表求過葬而行。駿弟濟勸駿留亮。不從。濟謂尚書左丞

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謂亮也退身避之。門戶可全。咸

曰。宗室外戚相恃而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為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

臣按宗室外戚共輔朝政。雖非先王令典。然以外戚獨專其任。又曷若與宗室共之為公耶。

詔以太尉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主上謙沖。委政於

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况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山陵既畢。明公當悉

思進退之宜。駿不從。駿辟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旣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臣按晉室之亂。王彰數言足以蔽之矣。

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妒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荀勗馮統楊珧共營救之。楊后曰。賈公間充有大勲於社稷。謂充弒魏高貴鄉公而成晉之篡也。

妃其親女。正復妒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戒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反恨之。及帝卽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楊駿所抑。遂謀誅駿。廢太后。殺駿於馬廐。收駿弟珧。濟皆夷三族。送太后於永寧宮。廢爲庶人。董養遊太學。升堂嘆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天人之理。旣滅。大亂將至矣。

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彰。女弟之子賈謐。並預朝政。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客。喜延士大夫。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

岳尤詔事謚。每候謚出。皆降車望塵而拜。十四文宗與太宰汝南王亮太傅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賈后患二公執政。使帝作手詔賜楚王瑋。使誅之二公死。又以專殺罪瑋。誅之。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以張華爲侍中。中書監。裴頠爲侍中。並管機要。

賈后淫虐日甚。賈模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頠旦夕說從母廣城君。后之母郭槐。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

爲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爲毀己而疎之。模憂憤而卒。

帝爲人戇駘。常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謚驕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常切責之。及廣城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忠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

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太子性剛。知賈謚雖驕貴不能假借之。謚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爲賈氏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城。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爲有娠。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欲以代太子。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賈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使黃門郎潘岳作書草。強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示之。廢爲庶人。幽於

金墉城。殺其母謝淑妃。

太子旣廢。衆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可假以濟事。使孫秀言於倫。倫納焉。士猗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復讎。豈徒免禍。更可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閒。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甚懼。倫秀因遣謚等早除太子。以絕民望。后使大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不肯服。慮以

藥杵椎殺之。
趙王倫矯詔將兵入。斬賈謚於西鐘下。廢賈后爲庶人。
幽之於建始殿。詔捕賈氏親黨。斬之。未幾。相國倫矯詔。
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於金墉城。謚故太子。
曰愍懷。

臣按晉氏以不仁得天下。立國之基未固也。而外
戚相繼用事。皆凶殘不道。趣國於亡。蓋愍懷廢而
賈后死。賈后死而趙王篡。由是諸王舉兵。迭相攻
討。劉淵石勒乘時而起。遂據中原。然則兆斯亂者。
非楊賈而誰哉。

唐外戚傳序。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
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戚里
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
頸血。一日同汗。鈇刃。元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敕。天
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
不遺。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
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
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
責輕。理所固然云。

唐武后既稱帝。改唐爲周。立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

餘爲郡王者數人承嗣。三思以親王爲宰相。又求爲太子。賴狄仁傑言而止。諸武各任事恣橫。後張柬之尊奉太子。誅后所幸張易之昌宗。迎太子復位。改周爲唐。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謂三思等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有上官婉兒者。武后時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

使韋后與三思雙陸

博戲

而自居旁爲之點籌。三思遂與

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不聽。柬之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畧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主。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上自誅之。以張天子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諫曰。國命初復。則天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監豫且之禍。上洩之三

思之黨切齒。以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天授。武后年號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維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不許。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皆坐貶。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官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未耶。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

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斬之。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爲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爲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武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重俊又欲誅婕妤。不克。爲衛兵所殺。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將爲逆亂。后白上。杖殺之。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

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

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合謀於餅飲進毒。中宗崩。韋后秘不發喪。自總庶政。徵諸府兵五萬人。使韋捷、韋璿、韋錡、韋播等分領之。皇后臨朝攝政。相王子臨淄王隆基陰聚才勇之士謀復社稷。勒兵入斬韋璿等以徇。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婕妤等捕索諸韋在宮中。并諸韋親黨及素為韋后所親信者皆誅之。尸韋后於市。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睿宗即位。以臨淄王隆基為太子。元宗追削三思崇訓爵諡。斲棺暴

尸。平其墳墓。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彥範、崔元暉、張柬之、袁恕已等罪。復其官爵。追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臣按武曌后反易天常。僭穢宸極。方其時。諸武疏

王爵。縮相印。布列中外。肆騁凶悖。而承嗣三思其

最焉。至求為太子。規取神器。賴忠賢反復。開寤中

宗。得復儲位。未幾。五王奮忠入誅二孺。迎帝返正。

當斯時也。列武曌移社稷滅宗枝之罪。告於九廟。

廢處別宮。而丹其族。宜也。諸賢失機。顧以中宗為

英主。留三思輩弗誅。使之藉手。未幾。因嬪御以進。

自媚於賊后。因復用事。屠翦忠勲。濁亂宮掖。以成
韋庶人弒逆之禍。蓋自武曌革命以來。三辰翳掩
者凡二十餘年。賴明皇奮自諸王。討除內難。於是
武韋二氏。殄僂殆盡。人神之憤。乃始蘇快。垂之千
古。永爲后黨之戒焉。

考西漢戚屬。其以權寵致敗者。十有六家。而臣所
著者。唯呂氏王氏。後漢至唐戚里之不克終者。甚
衆。而臣於東都。獨著梁竇氏於晉。獨著楊賈氏於
唐。則著武韋氏。蓋其尤章章焉者也。人主能監觀
於斯。必思所以全外族。外族能戒懼於斯。必思所
以自全。不待盡述往事。而後足以垂永鑑也。

以自全不特盡故也。而舒張以垂永繼也。

